

情人

〔法国〕玛·杜拉

赵冰译

司机等在校门口。校门关了。女孩还没出来。他把车开走了，沿着卡第那街。他发现了女孩，身边有一个白种少年，看起来他们像兄妹，还有一个很英俊的当地人，和哥哥的穿着一样。他们三个从艾登电影院走出来。

司机赶回琼隆去报告主人。

中国人在家。司机讲了在艾登电影院的所见。

中国人说女孩常去电影院，他早就知道了。至于和她在一起的那两个小伙子，一定是保罗和唐，唐是她母亲的司机。

主仆两人起身去找他们。

女孩和唐、小哥哥走出电影院。她径自朝黑轿车走去，落落大方地。她冲着中国人嫣然一笑，说：“我家里人从永隆赶来了……唐、保罗，我们刚去看了一场电影。我告诉他们，说你请他们在琼隆下餐馆。”

她会心地一笑。他也跟着笑了。顾虑烟消云散。小哥哥、唐一一向中国人问候。小哥哥看来一点也没有认出中国人。他礼貌地问候，用孩子气的目光打量着中国人。他不太明白为什么中国人那么认真地端详他，完全忘记了曾在沙沥见过他。唐认出了中国人。

女孩嘀咕着，说她不太喜欢《蓝天使》这部片子，又说也不一定，她还讲不清楚。

她说母亲和大哥在汽车里等着。

* 译自《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91.5）。此剧本系玛格丽特·杜拉根据她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编者略有删节，本刊分两期刊载，此文系剧本后半部，接上期续登。——编者

大哥哥没和中国人打招呼。母亲，当然了，她面带微笑地说：“您好，先生。近来好吗？”

中国人看到女孩和这个妇人在一起，心情很激动。

小哥哥、大哥哥、母亲坐进汽车。

中国人开玩笑说：“他们一来，我就爱不成你了。”

她捧起他的手，吻一下，说：“我怎么会知道。我只是想让你见见他们。至少应该见一次吧。倒也是。他们会影响我对你的态度。”

中国餐馆。

中国人和女孩初夜约会的那家饭馆。没有音乐的地方。大堂的喧闹声一如往常。

侍者来了。他问喝什么开胃酒。

点了三瓶马尔丹·白利叶，一瓶中国米酒。

他们没有话题，谁也没开口。谁也不感到有必要说话。

上酒了。沉默。没人动手。女孩和大家一样。

突然，出乎意料地大家一齐动起手来。一副享受生活的姿态。

大哥哥又要了一瓶马尔丹·白利叶。母亲还没动她的酒杯就让给了长子。没人对母亲的行为表示惊异。

点菜。烤鸭、鱼翅鲜汤、虾泥饼，他们点菜的标准是“本店精品”，最贵的。

母亲看着菜单，低声惊叫：“哎呀呀，好贵！”没人应和。

母亲，礼貌地，颇有分寸地试着和中国人搭话：“听说，您在巴黎念过书，是吗？先生。”

中国人和母亲相视而笑，半带嘲讽。外人会以为他们是老相识。中国人学着母亲的语气回答：“怎么说呢，……最好还是不这样说的，好，夫人……”

“那就是说，跟我们一样没文化罗。”大哥哥说。

沉默。大哥哥笑了。保罗和唐也笑了。

中国人看着大哥哥：“你什么活也不干，是吧？”

“当然罗。我是我们家的灾难。这就很不简单了。”

中国人笑了。大家都笑了。母亲也是。她为自己有这样一个能说会道的儿子感到欣慰。保罗和唐也有同感。

中国人问道：“这很难做到吗？”

“反正不是一生下来就这样的……”

中国人追问：“那，最关键的是什么？”

“恶毒，十足的恶毒。您明白吗？……一颗货真价实的钻石。”

没人笑，除了母亲和中国人。

女孩，注视着他们——她的母亲，她的情人，她自己的故事中的角色。

大哥哥低声对母亲说：“还行，这家伙，能自圆其说。”

菜来了，大家各自挟菜。中国人提议给母亲敬菜。

他们都一声不响地吃着，有点夸张地吃着。他们的吃相都一样，包括女孩。

中国人注意到女孩用一种兴奋的，充满感情的目光注视着她的家人。他们总算走出了学校的办公室，轻轻松松来到了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津津有味地享用着佳肴美酒。

母亲独自为生活笑了，她说个不停。她说，看他们这样吃真让人开心。

母亲在没话找话。说一些唠唠叨叨的废话。她很快活。母女俩都爱说话，没完没了地说。中国人打量着她，还有女孩，打量着她们的相似之处。

母亲说：“这餐馆的菜真好。我们应该把地址记下来。”

没人笑，中国人没有，唐也没有，大哥哥也没有。

中国人拿起笔，在菜单上写下地址递给母亲。母亲说：“谢谢您，先生。我觉得这个餐馆真好。和灌木林边自称为印度支那之冠的，用法国人的话来讲，从不‘偷工减料’的那家中国餐馆一样好。”

大家开怀大吃。中国人也吃起来。他要了一份烤大虾，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其他人也都要了一份，一起稀稀呼呼地吃了下去。没有人再张口说笑。他们兴奋地看着菜一道道上来。他们又要了一瓶米酒助兴，畅饮着。母亲说她很喜欢这酒。母亲快活得像个二十来岁的大姑娘。上甜点时，母亲放下了筷子。孩子们接着吃甜食。大哥哥要了威士忌。其他人再没点别的了。中国人和小哥哥似乎喝得太多。母亲也不清楚喝了多少，她独自笑着，和大家一样快活。

中国人发现女孩充满了幸福感，这是他，中国情人过去没能给予的。

大哥哥突然站起身，以主人的身份向大家：“那，不能这样结束……我们再干点什么去？”

母亲吓得从椅子上跳起来，把大家都逗笑了，包括唐。她问：“现在要去干什么……”

大哥哥笑着说去瀑布公园。

母亲附和着儿子笑着说：“今天是节日……好吧，既然来了……倒也是……美好的生活是属于我们的。”

女孩、中国人、唐和保罗都很愉快，大家一起去瀑布公园。

中国人谨慎地用“标准”的中国话叫算帐。

侍者把帐单放在盘子里送上来。中国人从钱包里掏出几张十块的纸币，共放上了八张在盘子里。这个数目把大家惊呆了。母亲和大哥哥交换了一下眼色，各自在心里猜测中国人到底付了多少钱。女孩知道怎么回事儿，笑了起来。母亲看着帐单，小声惊叫起来：“七十六块”。“天哪！”孩子们笑了起来。

他们走出餐馆，向汽车走去。

中国人对女孩说：“他们全是孩子……连你大哥哥在内。”

“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孩子，也是最好玩的、最疯狂的、最可怕的。他们让我笑得最多。有时我会忘记我大哥哥的存在，我还不能接受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只怕他杀了保罗。他天天去烟馆，对于我来讲，就像他已经死了。要是有一天他死于鸦片，我也不会为他难过的。”

女孩问，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里会有什么特殊的现象？

中国人说：“在一个有父亲的家庭里，即使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很严厉的父亲，他也会对孩子的发展变化感到手足无措。”

女孩忍住突如其来涌上眼角的泪水，她说她忘了这将是皮埃尔最后一次来西贡。

中国人告诉女孩大哥哥启程的具体日期，月台号码。

女孩说她大哥哥对保罗施暴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而且没有任何理由。他自己也说：我一看见他就想宰了他。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唐曾对母亲说，要不尽快把皮埃尔送回法国，保罗的生命实在难保。他要么会吓死，要么会被打死。现在，唐也怕起他来了。母亲也怕。那小妹妹呢，中国人关心的问。她说她不怕。

中国人后来问起唐对这事看法，唐说：“不，她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女孩靠近中国人，把脸埋在手心里说：“他还是挺让人可怜的，因为……因为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他天生是一个罪人。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即使有一天，他真的把保罗杀了。”

他们谈起保罗，他觉得他很漂亮。唐也很英俊。他说人们会把他们当兄弟——唐和保罗。

她没听进去。她说：“从瀑布公园回来，我们就去取钱。我今晚和他们一起去查尔勒旅馆。我母亲一来西贡，我就到那儿去和我母亲一起睡觉。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总是谈个没完。”

“谈什么？”

“谈生活。”她笑了，“谈死亡。”她又笑了，“就像你和你母亲，在那个广州女学生的故事发生之后。”

“她一定知道很多，你母亲”

女孩说,“不,正好相反。甚至可以说,她什么也不知道。她有时好像什么都知道,可有时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也许在两者之间了。她一定知道一些事的,可那是什么呢?没人了解。连她本人,还有我们,她的孩子们也不了解。可能她还记得一些法国北方小镇,比如说弗罗格、波尼叶尔、土伦,还有顿克尔克,那是她第一次教书,和一个校警第一次结婚的地方。

瀑布公园座落在一条水源丰富的小河旁。是西贡近郊的一个自然景观。他们来到公园的水上舞厅。酒吧柜台后有两个混血儿。大厅里空无一人。几个舞女在等待顾客光临。客人们一踏进大门,音乐就响起来了。一个年轻的越南人走上来迎接。他一身白装。

中国人和女孩共舞。

大哥哥盯着他们,嘲弄他们。嘴里骂骂咧咧地。他独自一个人,阴沉沉地,还勉强装出一副笑脸。

中国人问女孩:“是什么引他发笑?”

“笑我和你跳舞吧。”

女孩和中国人也笑起来。突然,大哥哥的笑声变得尖厉吓人,他叫道——

“对不起,这太可笑了。我忍受不了……他们实在太……太不般配了……我忍受不了……”

中国人离开女孩。他穿过舞池,径直朝坐在母亲身边的大哥哥走去。他逼近他,认真地打量着他,好像对他很感兴趣。

大哥哥怕了。

中国人冷静地、沉着地、微笑着说:“话说在前,你我只有一面之交,不过你要想找麻烦嘛……没必要这样装腔作势……你想干就干嘛!

大哥哥怕了:“我,我不想干什么。不过,要动拳头……随时奉陪……”

中国人大笑起来:“……我练过功夫的,我总是把话说在前。”

母亲担心了,她说:“请别在意,先生,他喝多了……”

大哥哥越来越气虚:“我连笑的权利都没有吗?”

中国人笑了:“没有。”

“这笑声怎么让你不舒服了,你说说……”

中国人一时说不出来,他找不到合适的词。

突然,他找到了:“假惺惺。对,就是:假。除了你,没人相信你在笑。你打错算盘啦。”

小哥哥起身向酒吧走去。他邀请一个混血女人跳舞。他不想听中国人和

皮埃尔的争执。

大哥哥站在原地，没有迫近中国人。他重新坐下，低声说：“他算老几，这个家伙。”

中国人接着和女孩跳舞。

舞曲结束了。大哥哥到酒吧去要了一瓶马尔丹·百利叶酒，在离中国人远远的地方坐下。中国人在惊魂未定的母亲身边坐下。她抖抖索索地问道“您真的学过武功，先生？”

中国人笑了：“啊，没有……一点也没有……请放心，夫人。您无法想像这东西离我有多远了……没这回事，夫人。”

母亲笑了，说：“谢谢你，先生。谢谢。”她又说：“在这儿，所有的中国富人都会这功夫？”

中国人不知道。她已不再听母亲说话。他盯着大哥哥，目不转睛地，说：“真有意思，您儿子长着一副挨揍的模样。对不起……”

母亲靠近中国人，低声说她心里很清楚，这是她的灾难。她说：“我女儿一定告诉过您了，原谅他吧，先生。尤其是原谅我吧，我没教好我的孩子，我罪该万死。”

母亲朝酒吧那边瞅瞅，说她应该把他带回旅馆，他醉了。

中国人笑了，说：“是我应该给您陪不是，夫人——我不该去管他……刚才在气头上实在忍不住。别为了这事就走。”

“谢谢您，先生。您讲的我都明白。这是个惹事生非的孩子。”

“恐怕是肚子里坏水太多吧？”

母亲犹豫一下，接着说：“可能吧，不过主要是恶毒，您没发现？主要是这个原因，太可怕了……他从作恶中得到的乐趣是难以想像的。再说他还有一副作恶的头脑：恶毒的天才。”母亲想了想，“法语里，我们叫做魔鬼的智慧。”

中国人说：“中国人叫鬼才或歪才。”

“却是那么回事儿，先生。”

“我同意您的观点，夫人……我希望您实话告诉我，夫人，关于您的女儿……您大儿子打过她吗？”

母亲突然低声呻吟起来。她惊恐不堪。母亲迟疑了一下，死死地盯着中国人说：“没有。我倒是打过她，先生。他嘛，我倒担心他会杀了她。”

中国人向母亲报以微笑：“凭一时的兴头，您儿子？”

“……怎么说呢？没那么简单。出于感情冲动，为了找点快乐，有时为了不肯……请……您瞧瞧。”

母亲哭了。远处的长子觉察出异样。他走回来。当中国人的目光停在他

身上时，他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母亲没发现，她小声问中国人，女孩是否和他谈起过。

中国人说没有，从来没有。但今晚他猜到了。他以前也怀疑过，因为女孩总被一种孩子气的恐惧纠缠着——她有一种无时不在的惊恐，一种疑虑，对一切，对暴风雨，对黑夜，对流浪，对大海……对中国人。他冲母亲一笑：“对我，对一切。”

母亲嘤嘤哭泣起来。中国人开始审视长子，像观察一件东西似地。他觉得他眉清目秀，穿着讲究，举止潇洒。他问母亲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说，要是他们——大哥哥和女孩之间没有这种紧张的关系，女孩早“堕落”了……他认为她会跟所有的男性“上床”。

“您相信是这样，夫人？”

“我相信，先生。”

母亲注意到他的表情：“那您呢？先生。”

“夫人，从认识她那天起，我就相信这一点。那天在船上，我一见到她，就想爱上她……”

他们眼里闪着泪珠，中国人说：“就算她堕落了，我也会终生爱她。”他还问道：“这事发生在……”

“有一天，皮埃尔发现我们三个人，保罗、小女儿和我关在卧室里。他就受不了啦，他扑到她小哥哥身上。”母亲补充说，“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惧的一天。”

中国人在叹息中低声问道：“您最为两个儿子中哪一个担心？夫人。”

母亲看着中国人，她起身想走，可又坐下了。

中国人说：“我请求您的宽恕。”

母亲说：“您应该知道，先生，即使一条狗的爱，都是神圣的。况且一个人——就像生命一样神圣——神圣得不需要任何人的理解。”

中国人垂下眼睑，哭了。他说他不会忘记，“即使一条狗”这句话。

女孩和唐跳舞。她低声对他说：“我一会儿给你五百块钱，是给母亲的。不过你先别给她。你先藏起来。藏钱的时候，防着点皮埃尔。”

唐说他知道应该怎么做。

“即使他杀了我，我也不告诉他这五百块钱藏在哪儿。自从他天天去烟馆之后，身体比我弱多了。”

一边跳舞，唐一边嗅着女孩的头发，他吻她，就像他们在无人之处，没人看见一样。中国人看见唐和女孩跳舞，醋意大发，他一下陷入了仿佛和女孩生离死别的痛苦深渊之中。母亲看出了他的痛苦。她友好地对他说：“我女儿让

您吃了不少苦，先生。”

大哥哥还在刚才的地方，舞池的另一头，他看见危机已过，中国人变得沮丧了，于是高声骂道：“混蛋的中国痞子。”

中国人对母亲苦笑了一下：“是的，夫人，她给我的苦楚超过了我的承受力。”

母亲，醉意朦胧，同情地和中国人一起哭了起来：“这真的很可怕，先生，我相信您……您真是太善良了，能这样和我谈我的女儿，这种诚意……我们会谈上三天三夜的，您和我，您不觉得吗？”

“是的，夫人。我们会谈她，谈您（停顿），您儿子说是为了她才打她的，这是真的吗？夫人。”

“当然，先生。这很荒唐，但是事实。我可以向您发誓。”

中国人拿起母亲的手，轻轻地吻了一下，说：“这完全可能。他也看出她的路很危险。”

母亲惊呆了。她哭了，她说：“生活太可怕了，先生。要是您知道……”

女孩和唐跳完舞。她说：

“信封里还有一个小包，里面是给你的一百块钱。”

唐吃了一惊：“他给的？”

“对，他给的。别想那么多。”

唐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会留着，等今后回到泰国用。”

中国人走到另一张桌前坐下。显然，他想一个人呆一会儿。在偌大一个城市里，他是形单影只的，在生活中也一样。只有心灵深处，对那个和他的肉体、精神行将告别的女孩的爱情陪伴着他。一种可怕的殉情的感觉主宰了他。女孩看出来了。

她注视着他。第一次，她发现，孤独一直在守候着他们。就是这份孤独，中国人的孤独抓住了她，使她留在他身边。这份孤独就像绵绵乡情一样缠绕着他们，化作他们的肉体，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生息的土地。

就在那一瞬间，她感觉到这份孤独，这份心灵深处的孤独。

小哥哥请酒吧里一个年轻的混血儿跳舞。唐也在欣赏保罗。他觉得他有一种令人惊叹的优雅。保罗从未学过舞蹈，女孩对唐说。唐以前一点也不知道。

母亲和大哥哥也都在看着保罗。

小哥哥跳完舞回来，他请妹妹跳舞。他们总是一起跳舞。这实在值得欣赏：小哥哥跳舞时像在梦中似的，好像一点也没意识到他在跳舞。他不看妹妹，妹妹也不看他。他们对舞步一点不在意。他们像公主和王子一样跳舞。母亲说他们不时会心地一笑，狡黠地，不可捉摸地。没人知道底细。他们从不交谈。对视就能给他们欢乐。

中国人的眼睛潮了，他低低地说：“挚爱。”

母亲听见了，说：“是的，就是这样。”

大哥哥突然开口，他对母亲说：“保罗应该回避在公共场合这样表现，他哪像在跳舞……应该让他们停下来……应该规矩点。”

似乎没人听见他说什么。只有——不一定——她，女孩。

小哥哥和妹妹跳完舞。她来到中国人身边。她想和他跳舞。于是，他们走进舞池。

她说：“我刚才有点儿怕。”

“怕他杀了他？”

“对。”

女孩冲中国人一笑。说：“你不能理解。”

“我懂一点儿。”

“你可能说对了，你说我不会忠实于你。我现在也觉得。我不是为了别的，只为了眼下，现在，我不爱你，我办不到。”

中国人没有回答。女孩接着说：“我真希望你不要爱我。你是和我玩玩的，就像和别的女人一样。我本来也希望这样。再说也没必要爱上我。”沉默。“大家都要走了，保罗也要走了，只会剩下唐，你会孤孤单单一个人守着空房子，守着你妻子。”

他说他很清楚，这不难想像。

他们继续跳舞。

“我很想看看你和舞厅里另外一个女孩跳舞。让我体验一下看见你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感受。”

中国人犹豫了一下。他走过去邀请舞女中最漂亮的，刚才和保罗跳舞的那位小姐。

探戈舞曲。

女孩背靠舞池栏杆，面对他们：他，船上的风流公子，身着浅色丝绸套装，

舞姿如初夏般的轻柔、潇洒。在沉闷的舞厅里显得不太和谐。

她看着他。他在痛苦之中，那种意识到自己的无能、面对传统的无可奈何的痛苦。他心里很清楚，他知道自己决不会杀掉自己的亲生父亲，偷走他的钱，带上女孩漂流四海，或坐上火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他了解中国的传统，他了解自己在传统面前的懦弱。

中国人跳完舞回来了。

女孩谈起钱。她讨厌这个没它便一事无成的东西。她说：“问题是债务。真的，这个，你想像不出来。这简直让人发疯。我母亲每月的薪水，大部分用来还债了。还债是我们最大的开支。然后就是用来改良那些干涸的、不能耕耘的水田。最后，我们连给农工一份小礼物的钱也没有了。”

中国人说：“我想和你谈一谈皮埃尔。上周，我在湄公河烟馆前遇到他。他向我要了一百块钱。我给了他。我想他会一直抽到死的那一天。他还会做许多可怕的事。他什么都会做的。而且越来越糟。”中国人还说：“最坏的是到法国后，要是找不到鸦片，他就抽海洛因，那就太危险了。你母亲绝不能让保罗和他呆在一起。要尽快把他们分开。越快越好。你也是，他会卖了你。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卖了换烟抽。他现在还有点怕你……不过不会太久的……他这个人，简直是一个杀人犯。”

女孩说：“他曾经想过卖我。是一个路过沙沥的西贡医生。唐从医生那儿听说的。唐当时想杀了他。”女孩停下脚步。她问中国人：“给他一百块！你倒是对谁都很大方……”

“没办法。”

女孩笑了。她说：“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希望你少给你母亲添麻烦吧。再说，我也喜欢抽大烟。就因为这个，所以我还能理解他一点。”

“没人不想杀了他，包括我母亲。一百块就是他对我的估值。他就向那个过路人要了这个价……”

沉默。他笑了。他问：

“他不讨你喜欢？”

“不。认识你之前，吸引我的是唐。”

中国人说他早看出来了。他说他先走一步。他还要在琼隆玩一阵牌。司机一会儿来公园门口接她，送她回屋里取钱。

她说：“我今晚就把钱给唐。他会等到回沙沥再给我母亲。”

舞会接近尾声。中国人向母亲告别。他忘了付钱，突然又想起来了：他走

到他们刚才坐的桌前把一百块钱放在茶碟里。侍者拿了钱。随后把零钱放回茶碟里。中国人已经走了。他忘了拿找头。

大哥哥慢慢起身，走到酒吧，再转回来走过茶碟旁，他的手从桌上轻轻拂过。

女孩和唐看见了。他们笑了。大哥哥一声不吭。他们俩还在笑。女孩和唐为大哥哥偷钱之事笑了好几次。好了，他终于把钱放进了口袋。

随后，他有点坐立不安。因为去收小费的侍者大声喊叫，表示对忘了给小费的顾客的不满。大哥哥立即宣称，他先出去转一转，在车里等他们。女孩忘了，小哥哥天性怯弱。她当时也担心起来，为他捏一把汗。

小哥哥还在跳舞，若无其事地，他确实什么也没看见。

大哥哥赶回来，叫道：走吧！走吧！离开这个糟透了的地方。他心急火燎，命令小哥哥立即离开舞池。女孩介入兄弟之间，她说他应该等到舞曲结束。

大哥哥等着。母亲醉了。她觉得什么都好笑，甚至偷钱、儿子的恐惧、慌张。她觉得像一出生动、滑稽的闹剧。她对这种剧本已经倒背如流了，可她还是很有兴趣地观看——像一个不顾及后果的孩子。

大哥哥又回到瀑布公园里。

公园管理员来通知：舞会该结束了。音乐戛然而止。酒吧关了。

女孩对唐说：“我们家真是一个流氓家庭。”

唐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笑了。

女孩对唐说，她和他一起去取钱。他一会儿在爱丽斯卖淫的里约特街口等她。他说他知道那儿。他想起了女孩告诉他的故事——爱丽斯的故事。

女孩对唐无话不说。除了她和中国人的事。而她却总是和中国人谈起唐。人们从舞厅里走出来。

黑轿车亮着灯，像座监狱。

车内空荡荡的，司机在等候女孩。

大哥哥在白家的车里睡着了。

一家人四处张望，寻找中国人。只有唐和女孩狂笑不止。

母亲和哥哥坐在车的后座上。

小哥哥坐在唐身边。老习惯。

列隆·波莱的门被司机打开了。女孩坐进车里。

一家人目瞪口呆，他们还在等中国人。突然列隆·波莱载着女孩走了。

她笑了。司机也笑了。

司机用法语说：

“主人说过，我们回琼隆。”

司机在单身汉套房前停车。他打开车门。女孩下了车，轻手轻脚地走进屋，像是不想惊醒熟睡的人。她随手关上门，四处看一下：没人。这是第一次。她，不慌不忙。

桌上放着一个没封口的大信封。

她没有立即去拿。她坐在桌前的藤椅上。一动不动，同这笔钱一起关在屋里。

街上，司机熄灭了列隆·波莱的马达。

寂静，绝对的。远处街巷里几条狗在汪汪地叫。大信封里有两个小的信封，一个是给母亲的，一个是给唐的。现钞在银行已一扎一扎数清。女孩没往外抽钱，相反地把它们推到信封深处。

她还呆在那儿。藤椅上有他的情人的黑绸浴衣，像棺材一样，让人不安。这个地方已经变得陌生了。泪水涌了出来，她依旧坐在那儿。孤零零地守着这笔钱。面对这笔意外之财，她有点激动。当然还有她母亲，她们一起干的；她们弄到了钱。悄悄地，她抽泣起来。一种理性的难以名状的悲戚，并不沉重，一点也不。她取来背包，把信封放进去。她站起来，关掉灯，走了出去。

镜头停在她刚呆过的地方。

屋里的光线消失了。

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列隆·波莱起动了，走远了。最后消失在城区里。

里约特公寓。

院内空无一人。食堂那边，少男们在唱歌，玩牌。

女孩脱下皮鞋，轻轻走过宿舍，朝公寓后门走去。

几个女孩正站在后街窗口看爱丽斯在街头卖淫。除了公寓的学生外，还有两个女看管也在那儿凑热闹。这是西贡市最偏远的街巷之一，这座被白人生父抛弃的混血儿公寓就座落在这条街上。

女孩走过去，朝街口望去。隐隐约约看得出一个男人正在对一个女人动手动脚。俩人都穿着白衣服。

事完了，爱丽斯和她的情人站起来。

海伦·拉戈娜蒂也在观看的女生之中。

女孩去睡觉，海伦·拉戈娜蒂和其他人都睡去了。

爱丽斯回来了。她穿过宿舍，熄了灯，睡了。

女孩起身，穿过寝室、走廊、院子，走出公寓。她径自朝与唐约会的地方奔去。

她轻声地、有节奏地呼唤唐。

女孩和唐。

公寓后墙。唐从暗处走来。她奔过去。他们拥抱在一起。她说她带了钱。他们一起回到公寓后面的汽车里。

女孩爬上汽车后座。他们互相凝视着。他明白。他什么也不说。他把车开到动物园。车停在大铁门前。旁边是猛兽馆。她说：“以前，我总是每星期四一个人来这儿。后来，我就总和你一起来。”

他们对视。唐说：“你是他的情人。”

“对……可你不希望这样。”

“不希望。”

小司机在发抖。他讲了几句越南话，也不看她。她说：“来吧，唐。”

“不。”

“我们，你和我一直都渴望……来吧，你怕什么……来和我呆一会儿吧，唐。”

“我，我不能。你是我姐姐。”

他靠了过去。他们亲吻着，互相呼唤着。他们哭了，还没有爱过就哭累了，睡着了。

女孩醒来。夜黑沉沉的。她呼唤唐。她说他应该在天亮前回到查尔勒旅馆。

查尔勒旅馆客房。

小哥哥躺在那儿，熟睡着。

唐和女孩走到另一张床边，躺下。

他们在谈母亲，悄悄地。他说他对母亲谈过皮埃尔。他告诉女孩：“上星期，皮埃尔又在烟馆偷了人家的钱。母亲说他不及时付清钱就会坐牢的。坐牢，这个念头让母亲坐卧不安。即使他马上就要回法国了，她也得先把债付清。她得留下一笔钱给烟馆。我真奇怪她怎么没被折磨成疯子。”

女孩说：“她早病了，你是知道的。”

“对。我知道。”

女孩说：“对了，别告诉母亲这笔钱的事。否则当天她就会被皮埃尔弄得身无分文。”

“我知道。我自己会去烟馆把债还了，再把剩下的钱藏起来。”

寂静。女孩看着唐。她对他说：“我一辈子都会想得到你的。”

她把装有钱的信封交给唐，唐把它放进一块头巾里，再打个结，把它捆在腰间。她拉紧头巾的结。

唐说：“他总会设法把这笔钱弄到手的，皮埃尔。”

女孩说：“对我，你也别说出你把钱藏到那儿了。”

唐说即使对保罗，他也只字不提。

女孩注视着熟睡的唐。

他们开车去海滨时，唐总是唱歌让女孩安睡。他说这首歌能驱赶魔鬼、猛兽、海盗、热带森林里的灾难。

唐熟睡着。女孩抚摸着唐的身体，她想起了泰国的热带丛林。她泪眼汪汪。

唐听任女孩去爱抚他，他为她唱起了歌。她哭了。她问他为什么不愿意要她。他笑了。他说他总觉得自己会杀白种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说他得管住自己。

琼隆。

司机一个人在家。中国人不在。他将从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回来，像客人一样去拜访女孩。

屋子，即使是晚上，也得上锁。但中国人不喜欢锁门。他说左邻右舍都很熟。过去他们不时聚在一起喝酒。自从认识了女孩之后，他就再没和他们一起玩过了。女孩问他是否还怀念那些聚会。他说他也不知道。

一天晚上。最后几天的一个晚上。黑轿车没有停在校门口。她顿时手足无措。叫了辆人力车，直奔琼隆。他在那儿，孤零零地，睡着了。他的睡相像个孩子，蜷缩成一团。她知道他在装睡。她离得远远地，长久地注视着他。他装作刚醒来，冲她一笑。他不吱声，只是望着她。他伸出双臂。她走了过去。他让她躺在自己身上。他翻身爬在女孩身上。过了一会儿。他说他不能做爱了。顿时，离别这个念头蓦然升起，弥漫在整个屋子里，像一股臭气，迫得人想溜之大吉。

他说他的肉体不愿再接受那个行将远行的女人，那个将永远把他孤零零地抛在这儿的女人。

他不谈什么悲伤，已无所谓了。他的身体已经爱上了这种痛苦，女孩已被这种痛苦替代了。

女孩怎么也搞不懂他的心境。他解释得很差劲。

可以这样理解吧：他爱过她，像疯子一样，不顾理智和生命。而现在，他不

再要这份让他太痛苦的爱情了，他只留下了这份爱情的纯洁的理智部份，使他痛苦的部份。

每天晚上，司机都在列隆·波莱里等候女孩。

他把她抱进怀里。他问她公寓大门是否定时关闭，她说是的，当然罗。——不过总是可以把看门人叫起来的。她说：“他认识我。要是叫不醒他，可以绕到厨房后面去叫醒一个男孩，他会把门打开的。”

他笑了。他说：“他们都认识你，那些男生。”

“当然罗。我们每天进出一个门，像兄弟姐妹一样。还可以和他们讲越南话，他们一定会惊呆的。”

女孩突然发起火来，莫名其妙地：“要是我每晚必须回去。我母亲一定会知道的。那我就带上我小哥哥和唐，一起到海边的防护堤上去。”

中国人问具体在什么时方。她说他知不知道都无所谓。她重复地说：“海边防护堤，我、保罗和唐在一起。”她谈起来像是去天堂似的。

他问道：“你有根本不回公寓过夜的时候吗？”

“除了我母亲来西贡。我告诉过你了。我就去查尔勒旅馆。去电影院。我很少一个人去。我小哥哥和唐来时，我们就一块儿去。”

“你有时和唐单独去防护堤吗？”

“对，有时也去。雨季之后或播种之前。”

她讲述起他们同睡在一张行军床上。那时她还很小。他还不不敢去碰她。他们常为此开玩笑，装着为此痛苦不堪。为我们的渴望流泪。“后来，他开始回避这种游戏，他真的爱上了我。”

中国人不作声，任她自言自语。他注视着她，她说：“后来我发现让他发愣的不是我，而是那些从里约特公寓偷跑出来坐在艾登电影院最后一排的混血儿。”

她说：“我很少跟海伦上电影院。她觉得无聊。她不喜欢电影。其实，你知道吧，我们家的人去艾登不付钱。很久以前，我母亲在那儿弹过钢琴。现在的剧院老板为了表示对我母亲的谢意，允许我们免费进去……我忘了，我还和我们数学老师去看过电影。”

“为什么和他呢？”

“是他请我的。他很年轻，在西贡闷得发慌。”

“他挺吸引你吧？”

女孩迟疑了一下：“马马虎虎……”

“那唐呢？”

“怎么说呢？……他比那个数学老师多一千倍的吸引力。他相当相当让我着迷。你是知道的。”

“是的。”

“那你为什么问我这个呢？”

“想让你受受苦。”

女孩突然变得极其温柔。她说她总是很高兴谈起唐。

他说他本人也很喜欢唐，没人能够不爱上他。

她说总有一天唐会回到泰国山区的村庄里，那儿离防护堤不远。

他们朝海洋运输装卸码头驶去。自从天气暴热起来以后，他们每晚都去。

司机在一个用树枝搭起来的露天酒吧前停了车。他们喝酒。

中国人注视着女孩，对她满怀爱怜。他对她说：“我真是太宠你了，没有办法。”他笑了，“即使那是件痛苦的事。”

司机和他们一起喝酒，他们三人一起说笑畅饮。只是，司机从未和女孩谈起过他自己。

她的目光停在中国人身上。她想告诉他一件事。他看出来：“怎么啦？”

她说今晚她想回公寓去。她说：“为了海伦。她会一直等着我的。如果我不回去，她会伤心的，她会睡不着觉。”

中国人看着她：“说谎。”

“对，全是编的。”她接着说，“我真的想一个人呆一呆。好好想一想你，想一想我，想一想发生的一切。”

“什么也别去想。”

“好吧，什么也不去想。”

“想想你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吧。不，我知道你从来不去想这些事，想你会变成什么样。”

“真的从不。这倒是事实。”

他说他早看出来来了。

她冲着她的情人嫣然一笑。她又找到了他，躲进他的怀抱，说：“随着我们的故事的发生，我想我的生活就开始了。这是我生命中第一个故事。”

中国人抚弄着女孩的长发，说：“你怎么知道……”

“就因为这个故事，我常想到死，想到痛苦，想到与世隔绝。想到离开你远远地去爱你，去为你受苦，去做我想做的事。”

她抬起眼睛望着他，说：“你跟我一样，也想一个人呆着。”

“是呵，我嘛，每天晚上，你一睡着，我就离开了你。”

她笑了。她说：“我嘛，也是晚上。我想，是你讲中国话的时候。”

她转过脸，又讲述起来：“上个月我以为我怀孕了。我的月经晚了一个多星期。起初，我感到很紧张，不知道为什么很担心。后来没事了……我又后悔极了。”

她停住了。他把她抱在怀里。她在发抖。她没哭，说完之后，她有些发冷。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想像那婴儿的模样。我真的看见他了。他跟你一模一样。你和我们在一起，你正在玩着小孩的手。”

他什么也没说，她问，如果真有这个小孩，他父亲会让步吗？

中国人沉默不语。

随后他说，不会的。真那样，才是一场悲剧了。总之，他是不会让步的。

女孩看见他在流泪。她扑在他怀里也哭起来了。她说他们一定会再见面的，要不，怎么可能呢……他不回答。

女孩穿过里约特公寓大院。

走廊尽头厨房那边，男生宿舍还亮着灯。唱歌的男孩就是那个跳狐步舞的。这天晚上，他唱的歌，女孩非常熟悉。唐和女孩去海边防护堤，清晨走出森林时，唐总是要唱这首歌。

女孩很喜欢穿过里约特公寓大院、操场、宿舍，她还很喜欢夜深人静时的恐怖。这一切都对女孩充满了吸引力；还有男生们对深夜归来的白种女孩的饥渴，这也非常吸引女孩。

女孩的床边，海伦·拉戈娜蒂沉睡着。女孩没叫醒她。女孩闭上眼，顿时沉入了同样的睡眠中，昏沉沉的，孩子般的。

单身汉套房。

他们躺在床上，互相依偎着，他们谁也不看谁。中国人痛苦不堪。对龙海的恐怖又来了，每天晚上都会来到他们面前。

这天晚上，她对他谈起海伦·拉戈娜蒂。她说她想把她带到这儿来，让她和她做一次爱。如果女孩自己去邀请海伦，她是不会拒绝的。

“我真的很想看看你和她做爱。是我把她给你的——我很想在我走之前看到。”

他给弄糊涂了，好像这些话对他没起任何作用。他看也不看她一眼。她一边哭一边说着。他看着别处，街道，夜空。

她说：“你就当她是你妻子吧……就当她是一个中国女人……可她是属于我的，是我把她交给你的。用这种痛苦去爱你，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和你们

呆在一起，我看着你们。我给予你背叛我的权利。海伦十七岁了，不过她还什么都不懂。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那么漂亮的女孩。她还是个处女。她会让人发疯的。只是她一点也不知道她的魅力，一点也不知道。”

中国人不出声，女孩叫起来：“我那么强烈地为你渴求她……我把她送给你。……你听见了吗？”

她不停地叫喊。中国人自言自语。他没谈什么海伦，他在谈自己的痛苦：“我什么都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怎么会听从我父亲？怎么会让他这样毁了他儿子？”

沉默。女孩躺在她的情人身上。她用拳头打他，她叫道：“她很忧郁，她，海伦……可她连自己的忧郁都没有意识到。公寓里所有的女生都爱上了她，甚至女看管、校长、老师，所有的人。可她一点也不在乎。也许她根本没有察觉。她根本不知道。来你这儿，她会有的。你可以去占有她，就像占有我一样，对她说一样的温存的话。然后，你会把她和我混同起来；最后，你们会把我忘掉。我看着你们，我会哭的。离我启程，只剩下十天了。我实在不能不去想，想像你们在一起的情形。太难受了。”

中国人叫起来：“我不要海伦·拉戈娜蒂，我谁也不要。”

她安静下来。他睡着了，在电风扇的热风里睡着了。她低声乞求着：“就一次嘛。”后来，她也睡着了。

漆黑的深夜，突然大雨暴降。女孩睡着。

中国人平静地、绝望地说：“雨季来了。”

女孩惊醒。她听到了雨声。

女孩又睡着了。

中国人温柔地叫醒女孩起来观看暴雨。他说这两多美呀，多有激情。尤其在夜晚，在三伏酷暑之后。她睁开眼，她什么都不想看。她又闭上眼睛。她什么都不想看，她说。

她转身面对墙壁。

窗外大雨肆意泼洒。琼隆像被一条大江淹没了。

他陷入沉思，孤独地。

他们都很寂寞，他们都已失去了对方，他们离得很远。沉默。

他问些极其客套的问题。他们已经是为说话而说话了。他们都不自然地颤抖着，他们的手在颤抖。

“你回法国后准备做什么?”

“我有一份奖学金,我会继续上学。”

“你母亲对你有什么期望吗?”

“没有。她只为她的儿子们着想。至于我嘛,她没什么可期望的。保罗……她会把他留在身边。我倒更希望他和唐呆在一起,呆在海边防护堤上。”

中国人问起唐:“他的家在哪儿?”

“他不知道。我母亲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他还很小。真有意思,他一点也记不清他的父母。他只想得起他的兄弟姐妹,想得起原始森林。”

“他再设法去打听他兄弟姐妹的消息?”

“没有。他说谁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

沉默。女孩猛地扑向中国人,紧紧地靠着他,一动不动。他们哭了。

她问道:“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吗?再也不会?”

“再也不会。”

“至少有……”

“不。”

“我们会淡忘?”

“不会。”

“我们会和别人做爱?”

“会的”

泪水把他们溶化在一起,她低声地说:“那么还会有一天,我们会爱上别人。”

“当然。”

沉默。他们只是流泪。

“那么还会有一天,我们会平平静静地谈起我们现在,会讲起现在情景。”

“对,会有那么一天。很久,很久以后,我们会写一本小说。”

“我不知道。”

他们的泪还没有流完。

“还会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

“对。爱情会跟着我们的尸体一起进入棺材。”

“对。棺材上还有许许多多书。”

“也许吧,可谁能说得准呢。”

中国人说:“不,我知道的。会有很多很多的书。我知道。一定的。”

夜已深,雨声大作。

他们拥抱在一起。这一次,睡着了。

画面上有他们的身体轮廓，很昏暗，由于雨天昏暗的天色——看得出女孩瘦小的身体和中国人修长的身体。

黑漆漆的房间里闹钟响了。

女孩起床，看看窗外。天似乎还没亮。她突然想起什么，泪直往外淌。

她洗过澡，一边哭一边擦干身体。她看了一眼闹钟。还早，不到六点钟。一定是他让司机上的闹钟。

天依旧黑沉沉，像黑夜一般。

司机打开门，送来一杯咖啡，一块中式点心。

她突然记起来，今天是她大哥哥启程之日。

司机应该把她送到远洋码头。

汽车驶向海岸口。全速行驶。

他们出现在码头栅栏外。

唐、小哥哥，面对行将起锚的客轮。

天已大亮。天空阴沉沉的，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码头上，停靠着一艘大船：有三级舱位的大客轮。

栅栏后面，站着唐、女孩、保罗，女孩找到了他们。

栅栏前，母亲只身一人和她的长子在一起。

码头上还有两三个白人。他们看起来像是苦役犯。

在码头上来往的行人中，还有一些身着土黄色军装、赤着脚的地方警察。他们是为了查缉鸦片走私犯、越狱犯、逃票人和不同种族的各路集团的流氓分子而巡逻。

船上一、二等舱位都被科伦坡的印度人以及在新加坡下船的其他肤色的人占据了。

这是一次极其平常的启航。

甲板上出现了大哥哥，他站在船头上。他走到舱面上想靠近码头一点儿，最后看一眼自己的母亲。

她好像没有看见他。他努力地保持脸上的笑容，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看不见他的妹妹和弟弟。他注视着这个满面羞愧的女人，他的母亲，突然声泪俱下。

这是母子间第一次分别。他已经十九岁了。

女孩和小哥哥抱头痛哭。没有人能分担这份对家庭的绝望的悲伤。唐抱住他们，抚摸着他们的脸颊。他被他们的眼泪感动了。他也为母亲的眼泪感动

了。他哭了，为了这个家，为了他对女孩的爱。

母亲，面对海轮，看不清她的面孔。她转过身，走向栅栏，靠在留下来的她的孩子们身边。她不出声地哭泣着，悄悄地。她已经耗尽了全部的气力，她像已经死了。和唐一样，她抚摸着被大哥哥抛弃的两个孩子，想着那个由于自己的宠爱而堕落的，被上帝忘掉了的孩子。

轮船的汽笛声蓦然响起。

母亲疯了似地拔腿就跑，拼命朝轮船跑去。

唐冲出栅栏，追上去，把她抱在怀里，她也不挣扎，她说：“我不是为他的离去而伤心……我难过的是他的堕落。对我来说，他已经死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实在没必要……”

轮船正在离开海岸，唐不让她看到。

哥哥越走越远。低着头，他离开了甲板，他也不再寻找母亲了。他消失在船舱里。

他们在那儿呆了很久，三个人抱在一起。

唐放开母亲，她也不再眺望远方。她知道这已是没有意义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唐还在哭泣。他为大家流泪，也为他自己，这个孤儿。

房门大开。她走了进去。中国人在抽大烟。他对女孩的出现毫无反应。她走到他身边，躺下，和他的身体保持一定的距离。

她一阵一阵地抽泣。他不去理睬她。她对他的冷漠不太在意。他也理解她的沉默。他说：“完了？”

“唉。”

“我听见了汽笛声……我只是悲伤。不应该流泪，又没人死去。”

女孩也不回答，自始至终平平静静。

她讲起她今天早上从唐那儿听来的事儿。她母亲把自己的儿子安排在他们过去的代理人多尔朵涅的公寓里。她回法国后也见不到他了。就因为这个，她是那么绝望地和他分别。她说：“她很内疚。觉得这几年把我们，保罗和我丢在一边不闻不问。她觉得很过意不去。”

中国人谈起他的婚事，想让女孩忘记哥哥的离去。他说：“我妻子，她来沙沥了。这是婚礼前最后一次拜访。我得回去看她。”

女孩听见了。她猛地一下回到了现实中，急切地想知道这个更强烈、更吸引人的故事。所有小说里都有的故事。关于另一个女人，素不相识的，所有爱情故事里都有的那么一个。

中国人明白女孩又回到了他身边，听他讲故事。一边抚摸着她一边继续

讲下去。他反复说,你知道,在中国几千年以来就这么回事儿,普普通通的。

她说就因为这样他才应该讲讲。

“我第一次见到我妻子时,她才十一岁,我二十岁了。她六岁时,我们就由两家父母包办定婚了。我从没和她说过话。她很有钱,跟我一样。双方都是为了门当户对而定下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两家财产均等。她珠光宝气(他笑了)穿金挂银,跟我母亲一样。”

女孩像他希求地那样专注地听着,问道:“那为什么恰恰选中的是她呢?”

“因为她家的名声极大。”

女孩笑了,有点嘲讽地。中国人也笑了,他说:“我总忘记你还小,还是个孩子……爱听故事的着迷样才让我想起来……”

她紧紧地依偎他躺着,把头埋在他怀里。她很难过。

没有眼泪。再没有了。中国人低声呼唤:“我的爱……我的宝贝。”

女孩把手放在中国人额头上:“你很热,好像在发烧……”

中国人仔仔细细地看着她,在故事还没有结束之前,想把她看个“够”。

他说:“你想告诉我什么?”

“嗯,我对你说谎了。十天前我刚满十五岁。”

“一样的。”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父亲知道的,他告诉我了。”

女孩叫起来:“他真让人恶心,你父亲。”

他对女孩笑笑,说:“中国男人尤其喜欢黄花少女。别哭,我早知道了。”

她说:“我没哭。”

泪水在流淌。他说:“我也有件事要告诉你……我让人带给你大哥哥一些鸦片,没这玩意儿他就等于死了……这样,他可以在船上熬一熬……我还让人给了他一笔钱,供他一个人用。”

她缩回身子,怒气冲冲地。她一言不发。他说:“我本想再爱你一次。可我对你一点欲望也没有了。对你来讲,我已经死了。”

沉默。她说:“这样也好。”

他们四目相对,直到泪水阻挡了视线,再也看不见什么。平生第一次,她说出了此时该说的——每一本小说里都有的,电影里、日常生活里都可以听到的,每一对情侣都说过的:“我爱你。”

中国人把脸藏起来。女孩这话的陈腐,像闪电一样,击中了他。他说,对,这是真的。他闭上眼,低声说:“该来的都来了。”

他吻她的嘴唇,她的脸颊,她的身体,她的眼睛。

长时间的沉默。他不再看她,手也从她身上移开了。

他推开她,呆呆地。她怕了,对龙海的恐惧。她爬起来,套上裙子,拎起鞋、

书包，站在屋子中间。

他睁开眼，转身面对墙壁。不再看她，用一种陌生的温和说道：“以后再来这儿了。”

她没走，她说：“那怎么办？……”

“我不知道。反正别再来这儿了。”

她问：“就是你我，也不再来了？”

他没有回答。沉默了一会儿，说：“就是我叫你，也别来了。”

她走了出去，关上身后的门，停住，等着。他没有出声。

就在她走上汽车的那一瞬间，他叫喊起来——沉重、拖沓、无力、愤怒，像呕吐一样恶心，像中国一样古老、深沉的一声喊叫。

突然，喊叫声变得尖厉了，像一个弃妇、一个痴情人的歇斯底里的抱怨。慢慢地，又变得温柔，梦幻般的；接着，荒诞、恐怖、阴暗、局促、混乱，像疯狂，像死亡。

女孩什么也听不出来，一个字也听不出来，一个声音也辨不出来。这声音像是对死亡的咆哮，像什么动物的，实在说不出来。像一条狗，对，有点儿像，同时又像一个人。爱情绝望把人与兽交杂在一起。

公路上行驶着一辆汽车，渡船上的那一辆。女孩坐在车里。她回沙沥去看她母亲。

房门未开，没有一丝动静。母亲在那儿，客厅里。她睡着了，躺在摇椅上。穿堂风从她身上拂过。她披头散发。离她不远，靠墙处，蹲着唐。女孩走过去，母亲惊醒。她看清女儿，脸上浮起淡淡的微笑，有点讥讽地，她说：“我就知道你回来的。你怕什么？”

“怕你死。”

“你错了。我还不忙着呢。正休息呢。放假了。我再也不怕他们自相残杀……我很幸福……”

声音突然变得沙哑，她哭了。沉默。她开始仔仔细细地打量她的女儿，她一边哭一边笑，被女儿的出现搞得很兴奋。

“这帽子是怎么回事？”

满面泪痕的女儿冲母亲一笑。

母亲回报一笑。她不太注意女儿的眼泪，只盯着她的帽子。

“嗯，还行。挺适合你的，换了个模样，是我给你买的吗？”

“你以为还会有谁？”她笑了，“有时候，我们也能从你那儿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是在哪儿买的？”

“卡蒂奈街。大减价的时候。”

母亲好像喝醉了。她出其不意地换了话题，问：“保罗今后能干什么？”

女孩不回答。母亲继续说：“他还是能干一些事的。现在他什么都不用怕了。”

女孩说他一生都会胆小怕事的。

母亲问唐的看法：“你认为保罗能干点什么？”

唐对女孩说：“他可以当会计。他很擅长计算。他对机械也很在行，他对汽车工业尤其有兴趣……不过，他一生都会小心谨慎的。”

母亲不愿意谈起这份恐惧心理。她说：“对，这种事很常见……的确……像他那样的孩子一般都精于算术……有的甚至是天才。（眼泪，又涌来了）我没能给他足够的爱……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唐说：“不，你不应该这样想。这是遗传的，家庭血统决定的。”

“你真的相信？”

“我敢肯定。”

沉默。母亲问她女儿：“你知道吗？我最后还是放弃了。他们已同意买回山坡上那块地。用这笔钱，我就可以还债。”

唐瞅着女孩，暗示她不要相信母亲讲的话。母亲没看见唐，其实看见了也一样。

沉默。女孩扫视了一下光秃秃的四壁，说：“他们把家俱都搬走了。”

“嗯，还有银器。剩下的五百块，我准备留下来作为在法国的开销。”

女孩笑了，高声说道：“我们什么都给他们了，我们不欠他们什么了？”

母亲也笑了，也高声喊道：“总算一切都了结了，了结了。”她突然像孩子一样说起话来“他们可以来抄家……不过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三个人大笑起来。

保罗听到笑声，赶快过来。他在唐身边坐下，背靠墙壁，跟唐一样。他也有—种跟母亲一样的笑声，用大哥哥的说法，那笑声宏亮、高低起伏，是一种“北方”的笑声。

女孩说：“对我来说，最好别有这种事了。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来娶我的。”

母亲抚摸着女孩的头。保罗冲妹妹一笑。

唐和保罗一起出去了，他们去拿凉茶——没加糖的——母亲每天都喝，这是唐的建议——为了“清血”。

母亲和女孩单独在一起。母亲对此刻坐在她身边的女儿说：“真的……你

很讨男人喜欢。你应该知道这一点。还有，你之所以讨他们喜欢，是因为你自己本人，决不是因为你的财富。你永远都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母亲问女孩：“你还去看他吗？”

“嗯，他叫我别再去了，我想我还是会去的。没有办法。”

“那……你去看他不是为钱吧？”

“不，”女孩犹豫了一下，“不只是。”

母亲惊诧，突然痛苦地低声问道：“你不会对他念念不忘吧？……”

“难说。也许。”

“一个中国人……真有意思……”

“是呵。”

“那，你，一定很痛苦……”

“有点。”

“不幸……天哪，不幸！”

沉默。母亲又说：“我倒真愿意再见这个人一次，你知道……”

“他不会愿意的。”

“这不是为了钱，不对，对他来说……钱，我还从没有挣过那么多呢。”

她们一起笑了。她们的笑声是一样的，充满活力。

女孩看着摆放过已被高利贷者搬走红木立柜的地方，问母亲立柜上的花纹是不是榛树和松鼠。

她说：“我已经记不清了。”她看着墙上的痕迹，说：“我想，可能是睡莲吧。这儿的家俱上都有这种花。这样真好，什么都不带，空着双手上路，算是一种幸福吧。”

女孩问：“我们什么时候走？”

“最迟，再过六天，除非有什么意外。我把那张床也卖了。卖得很贵。床还很新。其实我很后悔，法国的床太软了，我总睡不好。”沉默。她又说：“我什么都不带。好轻松。我的行李已经准备好了……只剩下一些书本信件要整理，你父亲的书信，你的法文作文。呵，我可不能忘了去拉玛利答莱，那儿的冬季衣服很便宜，你知道吧，等我们到法国，已是秋天了。”

母亲睡着了。女孩走出客厅，在家里四处转一转，看一看。她还留有许多记忆。

唐在厨房，在准备晚上的米饭。保罗在他身边。

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自上个假期以来就等待着巨变的一个平常的日子。

女孩审视着她的家。什么都没有了。连卧室里那架老掉牙的缝纽机也没有了。

床还在原处，可上面已贴上了中文标签。

女孩走进浴室，在椭圆形的镜子里打量自己。

镜子里，小哥哥穿过院子。女孩轻声叫道：保罗。

保罗从河边的小门走进浴室。他们长长地拥吻在一起。她脱光衣服，在小哥哥身边躺下。

就在这个下午，就在小哥哥突如其来的狂乱的喜悦之中，在她温存而带嘲讽的笑意中，女孩发现她在沙沥的中国人和永隆的小哥哥之间，只经历了一种爱情。

小哥哥在浴室冰凉的瓷砖台阶上睡着了。

她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她回到母亲的客厅。唐也来了。

母亲在喝着苦涩、冰凉的茶水。她冲唐一笑，说今后在法国她也会自己沏这种茶。

她问保罗在哪儿。唐说他不太清楚，可能去新开的公共游泳池了。女孩回到客厅后，没有和唐交换过一次眼神。

母亲问女孩还去不去学校。女孩说不去了。除了法语课，因为她很喜欢。

“你等什么？”

“我什么也不等。”

母亲想了想，说：“对……就是这句话……我们什么也不等了。”

女儿抚摸着母亲的脸色，对她笑一笑。

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告诉了她一直横亘在她们母女俩之间的秘密：

“我从来没对你讲过……不过你应该知道——我过去在学业上没你那么轻松……我嘛，太严肃了，严肃得过份了……就这样我失去了生活的乐趣。保持你现在这个样，别听我的。你答应我。决不。”

女孩哭了，她答道：“我答应你。”

母亲，一半为了消遣，假惺惺地谈起中国人：“听说他快要结婚了。”

女孩没有回答。母亲温柔地说：“回答我。你怎么不答理我。”

“是吧。他要结婚了，在这儿，在沙沥。最近几天……除非他在最后一刻把什么都推翻……婚事，他父亲的命令……”

母亲发愣，她说：“你想他会有这个力量吗？”

“不会的。”

母亲痛楚地，还算冷静地说：“那就是说没有希望了……”

“一点儿也没了。”

母亲东拉西扯，自言自语，但至少还保持着一份冷静：

“不会的……你是对的……中国孩子是在三纲五常中长大的……父母对于他们，就是上帝……这真有点可恶……也许我可以和他谈一谈，最后一次……你说呢？我给他解释解释。不会有什么坏处……我可以试着给他讲清楚我们的情况，至少让他不要丢掉你……”

“他决不会忘记我的。决不会。”

母亲闭上眼睛，像睡着了似的说：“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就像我知道每个人都有死的那一天。”

母亲低声哭了，她流着泪说：“呵，这是什么样的故事呀……上帝……什么故事呀……那你……你会忘了他吗？”

女孩违心地说：“我，我不知道。再说，我也不能告诉你。”

母亲的眼光变得生动年轻。她说：“失去希望的轻松。”

“那就什么也别说了吧。”

母亲问女儿：“有些事你好像没告诉我……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事。”

女孩垂下眼睑，继续说：“有是有的，不过，说不说都一样。”母亲说这倒是，完全无关紧要。

保罗回来了。母亲问他去哪儿了。保罗说，去公共游泳池了。这是小哥哥第一次撒谎。

女孩和唐笑了。母亲什么都不知道。小哥哥在唐身边坐下。

唐心平气和地“揭发”母亲的所做所为。母亲听着，好像唐讲的是别人的事，好像她觉得很好玩。唐用手指着她，说：“她还多给了大哥哥五百块钱。她没有办法。要是不给，他会杀了她的。杀了他自己的母亲，这是无疑的。她心里明白。”

女孩看着母亲，母亲一副冷漠的样子。女孩问唐，后来他怎么办呢？

听到这儿，母亲突然来兴趣了。唐说：“于是我写信告诉中国人的父亲，说哥哥把所有的钱全偷走了。他父亲随后就叫我去见他。我去了。他又给了我五百块，让我转交给母亲。她拿到了，不过皮埃尔已经走了，再也偷不了了。”

母亲好像睡着了，好像对故事本身，对自己莫名其妙地卷入故事感到非常厌倦。

保罗笑了，一种狡猾的恶作剧的笑声。他问：“全都是他父亲掏的钱吗？”

女孩抬眼看母亲，走过去拥抱她。母亲在冷漠中突然爆发一种狂热，发出一声短促尖厉的叫声。接着大家都笑了。全家人的狂笑。他们都很高兴。因

为唯一没有参与的小哥哥一语道破了真相。

女孩说他父亲就这样把一切都一笔勾销了……轻松地，毫无条件地。

唐笑了。他说他父亲唯一要求的是要他们从殖民地滚蛋。

大家的眼泪都笑出来了。尤其是保罗。唐继续说：“他父亲让我转交给母亲一封信。信上说她的儿子在沙沥、甚至在永隆，所有的烟馆都欠了债。因为他还未成年，只有十八岁。她，作为母亲，是他儿子债务的偿还者。如果中国人的父亲不给她钱，我们的母亲就会失业，失去一切，甚至坐牢。”

母亲认真地听着，突然她大笑起来，叫喊起来。她说：“要是我不想回法国呢？”

没人回答。就像她什么也没说。

事实上，她真的等于什么也没说。

女孩用唐的语气对唐说：“他父亲还了债，条件是让我们滚蛋，是吗？”

“对。”

小哥哥笑了。他一字一句地重复道：“要我们滚蛋。”

唐像孩子一样笑了。他说：“对了……皮埃尔偷走的五百块，他父亲也留给了他。因为没有钱，皮埃尔就不能抽大烟，这是很危险的。他只能成天昏睡。他会自杀的。就为了这个，他父亲给了他五百块。（停顿）后来他父亲第二次写信给母亲说，什么哥哥呀、鸦片呀，没完没了的钱呀，一切的一切都够了。”

母亲放声大笑。唐、小哥哥和女孩也笑了。

“在信封里面。”唐继续说，“他又放了五百块。他父亲在信里对这笔钱只字不提。因为他的儿子对此一无所知。他不想让儿子知道他又给了母亲钱。”

女孩笑着问唐：“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是别人告诉我的。我嘛，很留心——对有关你们的事很注意……包括皮埃尔……包括中国人的父亲……有时他们也讲些他们当年逃离中国的事。我都听到了，他们还讲个不停。”

大家都跟着唐笑了。母亲不想听下去。大家又低声说话。过去的事让母亲感到无聊。

女孩走到院子里，靠在花园栅栏边。唐走到她身边。他们拥抱在一起，互相亲吻着对方的脸庞、眼睛、头发。她叫着他的名字：唐。

她说他应该设法回泰国或别的地方，如欧洲、法国、巴黎。“为了我吧。”她说。

“对，为了你。你们走后，我就回到防护堤去，然后再回泰国。”

“呵，你和保罗谈过了吗？”

“没有。我只跟中国人和你谈了，对其他人都没说。”

“为什么跟中国人说？”

女孩有点儿不安。她问他会不会去找他的父母。唐说，自从上次他谈起这事以后，他再也没想过。不过，他很想念他的兄弟姐妹。谁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他们。

女孩又想起刚才的事：“你为什么跟中国人谈这些？”

“为了你走之后好去看他，和他交个朋友，和他一起谈你，谈她——我们的母亲；和他一起哀悼对你的爱恋。”

唐开车，女孩坐在旁边。他送她回西贡。他们先去单身汉套房，然后再去公寓。女孩有点担心，她对唐说了，唐说他也为中国人担心。

琼隆。

列隆·波莱停在门口。司机在车上。司机走到女孩身边，对她笑笑。他说主人去打麻将了，一会儿就回来。司机告诉女孩门开着。主人告诉过他，女孩会比他先到。

唐开车返回沙沥。

女孩走进小屋，她四处张望，也许是为了装满记忆。她脱下衣服，冲个澡，躺在床上靠墙处他平日的位置。她闻着茶叶和蜂蜜夹杂在一起的中国气味，她吻着他身体躺过的地方。她睡着了。

中国人回来了，天已透白。

他脱下衣服，在她身边躺下。他注视着她。温柔地说：“你躺在床上显得真小。”

她不吱声。闭着眼，问道：“你，见到她了？”

“是的。”

她说：“她很漂亮？”

“我不知道，我想应该是吧。她很高，很壮，比你壮多了（停顿）。她好像知道我们之间的事。”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谁知道，其实，我不感兴趣。”

女孩说婚前总会这样四处打听的。

中国人犹豫了一下。说：“毫无疑问。可我还没跟她说过话呢。”

“在中国都是这样的吗？”

“对，好几个世纪了。”

她说：“我们真的一点不懂，我们外国人……你知道吗？这一点……”

“对，我们可以理解，只是看见你们连这一点都弄不懂，我们觉得很奇怪。”中国人沉默了一下，接着说：“我们双方一点不了解。这并不影响交流、理解。沉默、注视的方式可以表达许多东西。”

“她还回满洲去吗？”

“不，不回去了。她现在住在沙沥我姑姑家。明天她母亲就来这儿为新婚夫妇准备房子。你们叫做新房。对吧？”

“对。”

女孩在藤椅上躺下，中国人抽着大烟。他好像非常冷漠。

她说她好久没听那张美国音乐唱片了，还有隔壁那个小伙子的钢琴声。中国人说他好像搬走了。

中国人叫女孩过来，到他身边来。

她去了，靠着，把嘴贴在他的嘴上。他们就这样吻抱在一起。她说：“你抽了不少鸦片。”

“这是我的本行。我没有什么情欲了，没有什么激情了。这真是美妙又不可思议的。”

“就像我们未曾相识过。”

“对，就像你已经死了一千年。”

沉默。她问道：“婚礼在哪天举行？”

“你们启程之后。我父亲打听到你们动身的日子，你们在婚礼前一周出发。”

“他会提前举行婚礼吗？”

“要是你还在这儿就举行婚礼，我是决不会答应的。”

女孩问他是否知道她哥哥拿了母亲的钱，以及母亲的种种困境。

他说不知道，他一点也不感兴趣。这些事对他父亲来讲无关紧要。小偷小盗，微不足道。

她说他们至少会再见一面。以后，几年以后，就难说了。他问她见面有什么意思。她说：“为了互相了解罢了。”

“了解什么？”

“你，和我，各自生活中发生的事。”

沉默。她接着问他，问他第一次是在哪儿见到他的未婚妻的，他说：“在她来我父亲住处见我和我父亲的路上。”

“你对我说过她很漂亮。”

“对，漂亮。好模样吧。我想……她的皮肤很白净很细腻，北方女人的皮肤。她比你白多了。她也很壮实，你那么小那么瘦……我怕我不能……”

“你抱不动她……”

“可能还行吧。哪像你，跟一件行李一样轻，我可以轻轻松松地把你扔到床上……像扔一只行李包一样。”

女孩说：“壮”这个字会让她笑一辈子。

“她现在还没有权利正视我。我想她已经偷看过我了。大家都知道。她嘛，她遵循传统。中国女人只有到了婚后才能正眼看自己的男人。”

他仔仔细细地看她，好像想用手把她的脸撕破，看到她的脸皮下面，看到再也认不出来似的。

她说：“我真希望我们能结婚，作婚后恋人。”

“为了互相折磨？”

“对了，最大限度地折磨。”

“折磨到死？”

“对，你妻子也会死的，跟我们一样。”

“也许。”

“经历了这场由于我而产生的痛苦之后，你们便正式结合在一起。”

“我们已经被你安排在一起了。”

低低地，温柔地，她哭了。她说她不能忍住眼泪，她办不到。

他们沉默不语，长久的沉默。他们不再对视。她说：“还会有孩子的。”

他们哭了，他说：“你不会见到这些孩子，你可以认识世界上所有的孩子，可他们，你永远也见不到。”

“永远也见不到。”

她靠在他身上，轻轻作一个手势，他让出胸前一个位置。她贴在他胸前哭了。他说：“我这一生，爱的就只是你了。”

她站起来，哭喊着。她说他会幸福的。她要他幸福。而且她知道他会爱上这个中国女人。她说：“我发誓。”

她说还有那些孩子。孩子，真正的幸福，生命中真正的春天。孩子。

他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他盯着她，盯着她，说：“你是我的爱。”

她为了不能见到的孩子们带来的春天而哭泣。他也哭了。

她说他的气息她永远也忘不了。他说他再不会感到幸福了。剩下的只是绝望。

夜将尽。长久的沉默。又一次，直直的雨从天而降，压在城市上空，淹没了城区小巷，淹没了情人们的心。

他说：“雨季来了。”

她问这么猛的雨对水田是否有利。

他说这是求之不得的。

她抬起眼停在男人身上。透过泪花，她盯着他，说：“我的爱，就是你。”

“对。唯一的，你一生中。”

大雨。

雨的芬芳浸满房间。

没有记忆的、强烈的情欲再一次使两个情人结合在一起。

他们睡着了。醒来，又睡着了。

她问中国人有没有水田。他说没有，中国人根本不种田。她问他们做什么呢？生意？中国人说：“做黄金、鸦片生意的很多，还有茶叶、瓷器、漆器、景泰蓝等等，还有做公寓产业的，还有作金融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都有股份。而且，现在世界上到处都可以吃到中国食品，比如燕窝、松花蛋。

她说：“还有玉器。”

“对，还有丝绸。”

他们不再说话。他们凝视。她把他抱在怀里。

他问：“怎么啦？”

“我想看你。”

她看着他，长久地。然后她说他至少应该告诉他妻子我和你之间的故事。她丈夫和沙沥中学的那个女孩的故事。他应该什么都说，幸福与痛苦都讲出来。这是为了让人们一次次地复述。不管由谁，只是为了不让这个故事被遗忘，只要不让这个故事变模糊，甚至连街道学校、电影院的名字，都要讲出来，甚至里约特公寓的男生们唱的歌，甚至海伦·拉戈娜蒂，还有唐，那个泰国村庄中的孤儿。

中国人问她为什么要讲给他妻子而不讲给别人听。

她说：“因为她通过切身的痛苦，便更能理解这个故事。”

他又问：“那么你的痛苦呢？”

“一切都过去了。”

他站在停靠在码头仓库墙边的黑色轿车前。穿着同样的米灰色丝绸的西装。满面倦容。

他们没有交换眼神。彼此都能看见对方。

行将启程的轮船，码头上人山人海。牵引车正在用高音喇叭向人群吼叫。

螺旋桨开始转动，海水被辗碎了，搅浑了。噪音吓人。

怕。总是在这样的时刻怕起来，对什么都怕。怕再也见不到这块负心的故土，这季风扫过的天穹，怕忘了它们。

他沿着护坡道走着，向左边走了一段。为了争得几秒钟，最后几秒钟，为了余下的生活，再看上她一眼。

他不看他，一点也不。

流行音乐闯进画面，还是那首绝望华尔兹。离别时的乐声，忧郁的，缓慢的，想抚慰生死离别的痛楚。

轮船发出的噪音更大了，震耳欲聋。

她自始至终也没看他一眼。等她睁开眼寻找他时，他已经不在了，他走了。

她闭上眼。她竟没看到他走掉。

在紧闭的双眼的黑暗中，她重新找到了绸缎的气息，柞蚕丝的气息，肉体的，茶叶的，鸦片的气息，找到了那个房间，在她的亲吻中颤抖着的他那双被征服的眼睛。

新建的码头上不断传来叫喊声。那儿，悲剧的诞生地。

他一定在轮船离开码头之后立即消失了，当她在甲板上寻找小哥哥的时候。

人行梯已被搬走。

船在世界末日般的噪音中起锚。轮船气宇轩昂地在海水中行驶。

过去总以为不可想像的事，现在……

轮船离开了大陆。缓慢地，顺当地，船遵循命令，朝某个还看不出来的神秘方向摆开架势。驶入大海。

在汽笛的咆哮中吐出的黑烟弥漫了天空，像是孩子在玩游戏。

女孩整个生命中，就在这一天，就在这一刻，时空发生了巨变。

她还记得：

在她，用手臂支着舷杆的她的前面，曾有一个褐色头发的女孩，她也在注视大海。跟她一样，在为一切，或什么也不为地哭泣着。

她突然想起刚才看见的：

船后部走来一个小伙子，身着在法国常见的深色套装。肩上挎一架照相机。他在拍摄甲板。他又探出舷杆，拍摄前舱；最后，他只拍摄大海。现在，他什么也不拍了。他打量着那个不再流泪的高个子褐色头发的女孩。她躺在一

条长椅上，她也打量着他，他们相视而笑。高个子女孩似乎在期待着什么。她闭上眼，装作睡着了，小伙子没有朝她走去。他继续在甲板上散步。高个子女孩从长椅上站起身，朝小伙子走去。他们交谈起来，他们开始在一等舱外的甲板上一起散步。

女孩再也没见过他们。

她在一条长椅上躺下，过路人以为她睡着了。其实，她在观察。

甲板上，船舱四壁土，海上，天空中，太阳光和行进中的海轮，划开，又抹掉，以同一种速度。那些读不懂，却让人心碎的阴影、棱角。破碎的光线在棱角上反射出来，那些短暂的几何图形消失在海浪中，无穷无尽。

当海轮转向西行，驶进泰国海湾，大海又出现时，女孩醒了。

晴朗的海面。轮船慢慢地从浪尖上摔下来，又慢慢地跌进大地的弧形地平线之下。

女孩在长椅上睡着了。醒来时，眼前只是一片汪洋大海。她哭了。

她身边，也有两个来看海的人。他们也流下了眼泪。

空气还很燥热，船还没驶进清凉、咸腥、呛人的海洋冷风区。

他们都在等着第一批浪涛过去，等着绕过三角洲河口，拐过海滨平原最后一块水田，绕过卡马努角——亚洲大陆的末端。甲板上的灯被关掉了。不过，还有很多不眠的人，很多熟睡的人。除了一等舱酒吧不分昼夜，总有人在那儿玩牌，掷骰子，高声谈笑，或在那儿反目成仇。在那儿，每个人都在喝苏打白兰地，马尔丹·百利叶酒，还有喝佩尔诺酒的。不论此次旅行的意图是什么，经商还是游玩，也不论国籍民族，玩耍在这儿是共同的。

酒吧是旅途中安全的地方，一个能让人像孩子一样忘记一切的好地方。

女孩朝酒吧走去。当然她得进去。她走向另一处甲板，那儿，没有一个人。旅客们都聚集在左舷等候海洋风的来临。这儿，只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孤零零的。他靠在舷杆上。女孩从他身后走过，他没有转过身。显然他根本没有注意她。

她没能看到他的脸。她记得很清楚，她觉得没能看到他的脸就等于没有经历这次旅行。

他穿着宽条苏格兰尼绒上衣，蓝白相间。一条蓝色的长裤。

女孩靠着船舷站定。船舱这边只有他们两人，空荡荡的。她多希望能够交谈。可他始终也没有转过头。他渴望孤独，比任何一个人更渴望。就这样，独自一个人，女孩走了。

女孩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陌生人。显然这是因为她想和他谈谈自己和琼隆中国人的爱情故事。

在甲板尽头。她转过身,他已经不在舷杆旁了。

她走回纵行通道,寻找那间双人舱房,母亲和她的。

突然,她放弃了。她知道这无济于事,母亲是找不到的。

她回到甲板上。在那儿,也没找到母亲。

这次,她看见了,母亲就在远处。她躺在一条长椅上,睡着了。女孩也不去叫醒她。她重新回到纵行通道上,她等了一会儿,又走了。她在寻找小哥哥,最后她停下来,回到纵行通道。她躺在那儿,她们的卧室前,母亲忘了给她一把钥匙。她想起了,哭了。

播音喇叭宣布大陆消失了,轮船正行驶在洋面上。女孩犹豫了一下,随后回到甲板上。一阵阵轻微的波涛随着海风翻动。

海面上,夜已降临。船上四处都亮起灯,甲板上,船舱里,通道中。只有海面上一片漆黑。天空湛蓝湛蓝的。天空的蓝色并没有投身在平静玄黑的海面上。

旅客又重新回到甲板上。他们注视着什么也看不出来的海面。他们不愿错过深海区的波涛,还有随之而来的第一阵清风。

女孩还在找母亲。母亲这一次似乎沉浸在一种游荡的睡意中,她似乎找到了避难所。她没有惊醒她。

夜晚真的就这样降临了。

播音室通知:餐厅在十分钟后开始供应晚餐。

天是那么蓝,风是那么清爽。

人们犹豫了一阵,最后都依依不舍地离开甲板向餐厅走去。

母亲在那儿,坐在一张餐桌前。她总是先到。她在等孩子们。她好像回了一次舱,再从那儿来的。她换了衣服。穿着打小褶的深红色长裙。这些褶似乎太宽了,裙子被弄得七零八碎。母亲的头发也梳理过了。脸上抹了一点脂粉,涂了一点口红。为了避开众人的视线,她挑了靠角落一张有三套餐具的桌子坐下。

母亲总是对远洋旅行充满好奇。就是在船上,她说她明白了她永远也不能找回一个农家女在远渡重洋去看世界之前所受的教育。

女孩从未谈起过船上的这个夜晚。

母亲在低声抱怨,说保罗怎么不来吃饭。他一定会影响上菜的。母亲请求侍者不要立即上菜。侍者说晚餐九点结束,他还可以等一等。母亲谢过他,就像他救了她的命一样。

她们又等了一刻多钟。她们默默地等着。

餐厅挤满了人。总算,这一次,母亲身后的门开了。是保罗,小哥哥,他和

那个曾和摄影师在一起的高个子女孩走了进来。保罗一下就认出了妹妹。母亲装着对餐厅里所有的人都很感兴趣，当然包括他们俩了。

保罗向妹妹投去乞求的目光，她明白了她应该装作不认识他。年轻女人也在打量她，认出了在甲板上孤零零地哭泣的小女孩，她对她一笑。母亲还在观察热热闹闹的餐厅，带着一贯的表情：惊诧、嘲讽。

女孩看到，保罗经过时，母亲曾对他微笑。

她们没有说话。晚餐送上了来了。

突然，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恐怖降临了。有人尖叫，但没有什么语句，只是些叫喊声、哭泣声、被哭泣声撕裂的叫喊声。灾难是那么突然，人们说不出一句话。

恐怖还在加剧。四处传来叫喊声、甲板上，船舱里，海面上，黑暗里，船上每一个角落，四面八方，起初是分散的，慢慢地聚集起来，变成一种噪音，疯狂的，震耳的、恐怖的。

有人在跑动，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接着，哭了。

很快，船在减速，竭尽全力地减速。有人在叫喊“请安静。”

寂静在船上扩展开来，最后只剩下一片沉默。

就在这片沉默中，勉强听清几个字，叫喊声又回来了，低低地，嗡嗡地。惊吓，恐惧。没人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船停了……听，听不见机器声了。”

死寂又来了。船长来到人群中，用扩音器说话了。他说：“刚才在酒吧里发生了一件可怕的意外……一个年轻小伙子跳海了……”

一对夫妇走进餐厅，男的，一身白装，女的，穿着黑色晚礼服。她哭泣着，对大家说：“一个人跳海了……他穿过酒吧，从舷杆上跳了下去……他只有十七岁。”

人们又拥回甲板、餐厅一下空荡荡的，人们聚在甲板上，议论着，哭泣着。恐怖占据了整个轮船。

母亲和女孩也哭了。她们不再吃饭。

大家离开餐厅，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女人们在哭泣。

所有的孩子都被送回船舱。母亲们看守着他们，把他们紧紧地抱在怀里。

餐厅里还剩下几个人，就这么几个人。世界上哪儿都一样：那些到这种时刻还在喊饿的，还要吃晚饭的人。

“……要再等十二小时，太阳升起来之后，船才会启动……我真不明白……”

“空旷的大海……早晨……真可怕。”

“……太可怜了，一个孩子竟然不想活了，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了。”

“的确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了。”

绝对的死寂笼罩着停下来的船。人们还对救生艇抱着希望。他们的眼睛注视着在海面搜索的光柱。

希望还在那儿，还剩下一口气。它在那儿，微微作声：

“……还应该抱希望，应该，海水在这一带不算热……他，还能挺很长时间……那么年轻。”

“海水一整夜都会保持温度的，你们知道吧……”

“知道。再说，风也不大，这些都有利。”

“……还有上帝呢……不应该忘记……”

“是啊。”

还有人在哭泣。随后停止了。

“最坏的是他看见了我們，什么也不再希望了。”

“不想活，也不想……”

“对，就是这个。”

“他还在等待，想看看会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回到轮船这边。”

突然，音乐充满了甲板、船舱、海面。音乐来自音乐室。一个不明真相的人，人们说。

有人说在事故发生以前也听到过这段音乐，不过很远，像在另一条船上。

一个声音说，这真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一个没听到叫喊声的人，应该去告诉他……

音乐四处都是，充满了船舱、机房、餐厅，强烈的音乐。

“应该去告诉他停下来。”

一个年轻的声音说，不要。

“为什么？”

另一个声音，哭泣的声音：“不，应该告诉他千万别停下来……千万别……是为了那个孩子……应该告诉他。也许这段音乐……他能听见……他听见了……”

街头的音乐，流行的年轻人的音乐。讲述初恋的疯狂的幸福，无法承受的痛苦，失恋后的无法慰藉的心灵的音乐。

喧闹声散去了，只留下音乐声。

全船人都在聆听,为陌生的小青年流泪。整个船上漆黑一片。

女孩离开母亲,去寻找音乐。

音乐室在船尾。海面上的光柱反射进来。门开着,女孩突然从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希望。人们有时弄错了,有时竟是真的,但人们没有察觉。

她朝着那扇门走去。她注视着。

他,黑头发,穿着白布工装,年龄较大了些。

她,还在等待,正在注视。

不。不是那个在几分钟以前想到过死,从舷杆上跳下去的他。完了。

女孩躺在地上,躺在桌下靠墙处。他一点也没有发现她,他还凭着记忆,在漆黑的音乐室里弹着这首街头的“绝望华尔兹”。

船舱里灯亮了,海面上依旧亮着光柱。

音乐占领了整个轮船、大海。女孩,还有这个活着的弹琴的人,还有那个闭上了眼,平静地悬浮在海底重水区海草之中的他。

战争、饥饿、死亡、军营、婚姻、离别、离婚、著书、政治、共产党。几年过后,他打来电话。“是我。”她听出了声音。“是我。我只想听听您的声音。”她说:“您好。”他起初很怕,很担心。他的声音在颤抖,她辨出了中国北方人的口音。

他说他想告诉她关于小哥哥的事:他的遗体没有找到。她没有说话。他问她是否正在听。她说是的,她在等他说话。他离开了沙沥,为了儿子们的学业,他得等到以后想回去时再回去。

她问及唐。他怎么样了。他说他一直没有唐的音讯。她问道:“一点也没有?”他说一点也没有。她问他认为出了什么事。他说,他认为唐想找到泰国丛林中的老家,可能在森林中迷路了,死在那儿了。

他说,他觉得实在太奇怪了,他们的故事依旧活生生的,他还爱着她,他一生也无法停止对她的爱,直到死。

他听到她的哭泣声。

远远地,在她的卧室里,她没有挂上电话,他仍能听到哭泣声。他还想听下去。没了。她不在了,消失了。他失声痛哭,超过了自身的存在。(完)